

相照集

馮英子



DZ57/13

相

照

集

冯英子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50538

1050538

封面设计：叶 雨

相 照 集

XIANGZHAOJI

冯 英 子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 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香港分店：域多利皇后街 9 号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北京市顺义县冠中印刷厂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8.75 印张 152,000 字

1985 年 8 月第 1 版 1985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3,800

书号 7002·60 定价 1.55 元

DZ57/13

目 录

也谈“心有余悸”	1
爱情和政治	5
孔狗江马论	8
欢迎更多的“百搭”	13
闲话禅让	19
剃光头小议	24
射虎与射兔	27
赵高功盖汉功臣	29
且说时髦	31
读史杂识	34
休教假话逼人来	37
点头种种	40
说诤	44
眼睛的作用	47
向“衙内”的后台呼吁	50
热血和热流	52
夫妇之道	55
论“算不算”	58

要有一个冤狱赔偿法	61
再谈“江东子弟”	63
使有粟帛盈天下	66
歪嘴土地和豆腐朋友	68
人无笑脸休开店	71
给当代的仓颉们	73
漆黑的羽毛和部门所有制	75
从膝下到拳下	79
正册和另册	82
接班人和代理人	85
冷门不冷	88
议一议“专案”	90
风马牛相及也	93
落实和落空	97
说青年的眼光	100
论余热	103
说“第一号问题”	107
“关系网”和“保护伞”	111
旗正飘飘	115
怪乎不怪	118
说打扮	121
秀才和师表	124
媚骨和心术	130

说“瘾”	133
追和拉	137
围墙	140
不是“得陇望蜀”	143
人到老年天地宽	146
霸才和霸气	149
《罗马的假日》以外	152
再说诤友	155
论晚节	158
说书的利用率	162
漫谈杂文	165
少一点“神来之笔”	175
请为诸葛亮翻案	178
法制观念和民主观念	181
略论“略施脂粉”	185
否定和肯定	189
与老年朋友谈改革	193
因斯坦有什么可爱	198
寻根与挖根	200
论检查功能之变化	203
摇头婆婆和孤臣孽子	207
附：摇头婆婆和点头先生(炎白)	211

要一点移山精神	214
附：也要移一移(振千)	216
严肃的批评与“联想式”的批评(史文熊)	219
谈联想(骆微)	221
诚意的批评与联想的批评(余焕春)	223
移山还是护山(胡靖)	225
正身一法	231
小论高调	234
争做一代新人	237
问道于猴	241
请自“慎独”始	244
从报纸版面上看到的……	247
旗子和牌子	250
别一种残余	253
讳疾忌医之类	256
所为何来	259
“某些人”怎么办	262
注家和选家	265
后记	268

也谈“心有余悸”

近来，在学习会上常常听到谈“心有余悸”的问题，报纸上也登载了“心有余悸”的文章，看来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普遍兴趣，为大家所关心，因此也来发表点议论。

“心有余悸”，有的同志把文章做在“心悸”上，认为是“生理上的一种疾病”，其原因是“心阳不足”。因为“心阳不足”，于是“心无所倚，神无所归，虚无所定”，而“忽忽然若有惊，惕惕然心中不宁”了。

说“心有余悸”是一种病，我看是对的。但是不是生理的病，却可以研究。心，古人是把它当作思维器官的。孟子说：“心之官则思”，就是这个意思。“心安理得”、“心宽体胖”，这里讲的心，也都是当作思维器官的。所以，“心有余悸”，倘然是一种病，主要却是思想上的病。就是上面所讲的“心无所倚，神无所归”，“惕惕然心中不宁”的现

象,也是一种思维系统的反映,医生们是把它归入神经科的。

既然是一种病,当然也得找找病源。我觉得“心有余悸”的病源应当在那个“余”字上。有了前面的“余”,才有后面的“悸”。余者,剩也。王维诗“渡头余落日”,杜甫诗“荒城鲁殿余”,这里的“余”,都是剩的意思。所以,“心有余悸”,说明白就是“四人帮”剩下来的后遗症,其源正在“四人帮”头上。

现代史上的法西斯暴行,当然莫过于希特勒统治时期的法西斯德国了。每读《第三帝国的兴亡》,常使人肌栗心悸。“四人帮”这伙反革命分子的法西斯暴行,比之当年希特勒,可以说毫无逊色。特别是他们披着马列主义外衣,隐藏在党内,因而为害尤烈。国民党反动派积几十年反共经验所做不到的事情,他们做到了;国民党反动派当年出了高价赏格抓不到的人物,被他们迫害致死了;他们颠倒黑白,造成许多冤案、错案。现在“四人帮”虽然已被粉碎,但是流毒还在,影响尚存。人们创深痛巨,惊魂初定,痛定思痛之余,就不免有谈虎色变的“余悸”,这也是正常的现象。不但身遭法西斯暴行、劫后余生的同志害怕吃二遍苦,就是目睹者回想起“四人帮”横行时的情景,也不免毛骨悚然。

对于这些“心有余悸”的同志怎么办?应当开一张怎么样的方子?有的同志主张要他“找找自己世界观上的

原因”。认为这些同志之所以“心有余悸”，是“他们心中没有多少毛泽东思想的阳光”，是没有“把自己的心跟党心、民心联在一起”。因此，重点在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当然，这也是一种处方。对于“心有余悸”的同志来说，确实存在一个“世界观上的原因”，从这里去“找找”，也有必要。无奈这样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至少也不能全部解决问题。因为“世界观上的原因”，不仅“心有余悸”的同志有，即使心无余悸的同志，恐怕也不敢打一张包票说自己就没有吧。再说，不“找到‘四人帮’的头上”，光是自己低头改造，恐怕也并不能解决“世界观上的原因”。“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离开了“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大革命运动，关起门来“找找”是永远也找不到的。何况，“心有余悸”的病源既然来自“四人帮”，却要大家从自己的世界观上去找，不是有点不公平么？

照我的想法，要解除人们的“心有余悸”，最根本的办法恐怕还是要“找到‘四人帮’的头上”，要打好揭批“四人帮”第三战役这一仗，进一步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要进一步落实党的各项政策，而且要在落实这两个字上狠下功夫。当然，对于个人来说，也可以“找找世界观上的原因”，但这里主要的倒不是闭门思过，低头改造；却是要开门对敌，昂首战斗，因为只有敢于向“四人帮”冲锋陷阵，一往无前的人，才能证明他的世界观得到了真正的改造；也只有把林彪、“四人帮”批倒批臭，才能肃清他们

的流毒和影响,使大多数同志从“心有余悸”变成“心旷神怡”,甩开膀子,迈开大步,向四个现代化迅猛进军。

所以,要解决“心有余悸”问题,还是要把原因“找到‘四人帮’的头上”,还是要抓紧对“四人帮”的斗争,这叫做“心病还须心药治”。

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十七日

爱情和政治

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任何小说、戏剧、诗歌，只要一涉及爱情这个主题，便是大逆不道，便是什么“黄色”作品，不许写，也不许看。十九世纪的外国作品，都被当成诲淫诲盗的媒介；中国的古典小说，那更不用说了。即使是《渡江侦察记》这类的电影，也因为涉及到一些爱情镜头，便非重拍不可。

“四人帮”被粉碎以后，拨乱反正，一切逐步回到正常的道路上来，爱情这个主题也回到我们的小说、剧本中来了，这当然是一个很好的现象。比如：《墓场与鲜花》中有陈坚和朱小琳之间的爱情；《上帝原谅谁》中有陈卫国和海平之间的爱情；《刑场上的婚礼》中有周文雍和陈铁军之间的爱情；《于无声处》中有欧阳平和何芸之间的爱情。这些爱情故事的出现，也正是对“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有力批判。

但是，在这些被描写的爱情故事中，我似乎有这么一种感觉，就是他们都在强调政治上的共同点，换句话说，也就是政治上的结合更多于感情上的结合。当然，爱情和政治常常有着极其重要的联系，因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一篇小说，一个剧本所描写的主要人物，总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性的代表，因而也就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所以，我们首先并不反对爱情同政治的结合。

可是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政治与爱情毕竟不是一回事。虽然一般说来，爱情的产生总有一定的政治基础，但是，政治并不能代替爱情，并不是任何具有共同政治信念的青年男女都会相爱。这就要求作者严格地从现实生活出发，按照爱情的规律来写爱情。狄更斯的《双城记》不是写爱情的吗？他没有写很多的政治，但是他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态度，跃然纸上；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不是写当时资产阶级要求个性解放的吗？但是他的主人公只是一个命运坎坷、到处流浪的音乐家。萨克雷的《亨利·艾斯基德的历史》写爱情是一个样子，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写爱情是一个样子，高尔斯华绥在《福尔赛世家》中描写的爱情又是一个样子。因其题材不同，表现手法不同而各极其致。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是

他们没有大喊大叫什么社会背景，但当时的社会背景自见。

爱情回到了小说中来，这是我们当前文艺创作中的一大优点，也是“双百”方针下的重大收获。但是，倘若把所有的爱情写成政治的结合，那么，也就是刚刚从一个框框中跳出来，却跳进了另一个框框——一般化和公式化的框框。我们的社会是广大的，我们丰富多采的生活千姿百态，只要深入下去，我们的题材就能广些、再广些。我们的取材角度，我们的表现手法，是不是能够更推陈出新一些，开辟更广阔的道路呢？问题就在于我们的思想，不能再解放一些，再解放一些！

一九七九年一月

孔狗江马论

我原来的题目是《论孔二小姐的狗和江青的马》，长了一点；为了“精简节约”，才“压缩”成现在这样子。

国民党的四大家族中，有一个孔祥熙。此人从山西的土财主，变成蒋介石的连襟，国民党的财阀，腰缠万万贯，权势熏天。孔祥熙有个女儿叫孔令仪，人称孔二小姐，也是名闻全国的宝贝，而最使她出名的，莫过于她和她的叭儿狗事件了。

在太平洋事变之前，尽管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也尽管重庆范庄的孔公馆里应有尽有，什么不缺，但孔二小姐之流却长期在香港流连忘返，乐不思蜀。太平洋事变一发生，眼看香港就要沦于日军之手，孔二小姐才被迫飞回重庆，而且还带了她心爱的叭儿狗一起乘飞机。这件事，重庆舆论哗然，全国也舆论哗然，包括孔祥熙自己

出钱办的报纸，也不得不参加了这个行列，对孔二小姐加以抨击。孔二小姐和她的狗，变成了当时人民对豪门发泄不满的重要标志。

有人说，那时报纸上对孔二小姐的抨击，就是资产阶级假民主的缩影。我也认为这是假民主。可是我们也应当承认，以孔祥熙当时的财力，以孔祥熙当时的权势，他要包一架专机运叭儿狗到重庆去，大概也不成什么问题。但是因为有了这么一点假民主，有了这么一点舆论，终究使老百姓明白了豪门过着怎样的生活，也终究使孔二小姐之流不能不有所顾忌，不敢再大模大样让她的叭儿狗乘飞机了。

林彪自我爆炸以后，根据揭发，他在好几个地方造了别墅，一床之费，竟化几十万元外汇等等；“四人帮”粉碎以后，根据揭发，江青在毛主席病重期间，竟然开了专车，带了四匹马，率领大小臣僚去大寨游山玩水等等。林彪之造别墅，不会是一朝一夕之事；江青之开专车，也不会是无人看见之事。但是在林彪没有自我爆炸之前，在“四人帮”没有粉碎之前，在我们这个有着九亿人民的国家中，有人敢于透露一点消息，敢于说一个“不”字么？

我曾经想，倘若我们老早也有这么一点舆论，也能哗然一下，揭露这些高踞于人民头上的封建贵族式的荒淫无耻，让他们早一点暴露自己的面目，让人民早一点识破他们的真面目，我们不是可以防患于未然，避免后来的那

场大灾难吗？问题是我们纵有洞察一切的头脑，却有更多无所不在的束缚。说得明白一点，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如果老百姓真正能当家作主，如果有一点起码的民主，即使是那种揭露孔二小姐式的假民主，那么，“四人帮”就不一定有孳生的温床了。

“四人帮”粉碎之后，我曾经把这点意思，写成短文，以“就正”于舆论界的朋友。说实话，我倒想试一试我们的舆论究竟变了多少。据说，文章发排了，拼版了，但最后还是被抽掉了。一句话，没有通过编辑这一关。当然，这也不能怪编辑，这许多年来，大家都“吃一堑，长一智”，习惯于“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何况写成文章，白纸黑字，将来铁证如山。虽说上面在提倡“百家争鸣”，作者也愿“文责自负”，但一旦作者因此挨批，编辑也难免陪斗。所谓“连坐法”、“沉命法”之类，古已有之，于今为烈，还是火烛小心的好。我也作过编辑，“鱼在水中，深浅自知”，此中甘苦是懂得的。不过我也忍不住问问他抽下的理由。他说，照你这么讲，我们比国民党还不如了。这一点，倒是他老兄误会了我的意思，因为我讲的是“四人帮”，不是他说的“我们”。共产党同国民党谁好，今天连红领巾都懂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道理，还用得着说吗？至于“四人帮”呢，他们确不比国民党好。他们杀害张志新烈士的那种残酷手法，与国民党有什么两样？甚至与希特勒也可媲美了吧。在十年的大动乱中，